

漢
魏
叢
書

一九



說苑新序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
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
所序錄者也觀筆之序說苑譏子政
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
著書建言尤歆有為於世忘其枉已

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
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
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
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
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

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
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
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
在鎔其為鍾鏞為鼎彝尊罍皆是也

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為
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為鍾
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
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
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
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

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達
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
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
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
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
其自序以為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

弟守先生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
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
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
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
於機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侯至魏
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輩之所推獨

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
游神之庭惟寧惟漠守德之宅苟折
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真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
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

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為
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
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
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為忠
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
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

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
失其旨意即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
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
弟所不忍容子政獨斷斷於天子之
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

豈枉已者之為使肯枉已則子政以
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
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
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
輦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
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

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
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
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
治古文者歆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
子政之書特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

論衡
卷六
論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
於脩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敎
易變之道又豈後代僞傳所得窺其
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
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
下廼爲之辯著如此云

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
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漢士大夫間
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
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
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

書奏之歆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

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
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
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
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